

论语中国



2月9日，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

“从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来看，只有网游的利润率的2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却把一个叫高科技，一个叫做黑心开发商，就是把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道德化。在道德化以后，很多事情就不能讨论了。



2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徐旭观点——

“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回到农村创业，成为城市的待业青年；青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仍然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的盲流青年；农村富余青年劳动力要么迫于生活压力‘逃离式’离开农村、要么成为农村闲散青年。应当优化政策环境，通过强化政府服务，引导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留守农村青年，把农村作为创业的大舞台。”



2月11日，国家邮政局召开中国快递协会成立大会，洪善祥当选会长并致词——

“快递服务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在行业规范、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市场需求和用户期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影响了快递行业的信誉。”



2月12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说——

“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要求差异。做抽水马桶，每个抽水马桶都不一样，是灾难；做紫砂壶，每把壶都一样，也是灾难。”



2月1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广西调研时强调——

“审计工作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



2月14日，中国船舶行业协会会长张广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环渤海湾、长江口和珠江口要建成世界级造船基地。”



2月15日，《新快报》刊发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黄武建议——

“要实现珠三角一体化，就必须打破广东分域自治的行政割据格局！要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归并削减约一半的地级市。”

新闻七日谈

点评\正言

■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在全国公映20天，票房即接近7000万元，而且首个周末票房达到了几乎可与《功夫熊猫》叫板的3000万元。据介绍，其制作成本仅为600万元。(2月9日《解放日报》)

——国产羊，洋洋洋！啥时再拍个“自由女神”动画大片卖到美国去。

■股民王某最近买了10万元股票，其妻拿着她新买的被套说他股票一定被套，王某当即把被套扔到车外，交警捡起被套追来询问，王某骂交警给他找晦气。(2月10日《东方今报》)

——连续上网6小时可被认定为精神病，每天炒股几小时可被定为“股疯”呢？

■安徽铜陵两辆牌照相同的警车出现在同一地点。交警称两面警用牌照都是真的，并非“克隆”，此事纯属巧合，是聘用人员擅发号牌所致。(2月11日《新安晚报》)

——希望山寨警车别抓回“佘祥林式”的山寨犯人。

■一名17岁的女生要在两个月时间内，在国内众多城市穿梭不歇，接受60所艺术院校考试选拔。其母介绍，为艺考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已超过20万元。(2月12日《武汉晨报》)

——人民币铺就的艺术路能产生出人民的艺术家吗？

■北京最大倒卖进京户口案开审。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3年内伪造92份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2月13日《京华时报》)

——户口纸俨然成了万元币。

■2月13日下午4时许，T262次列车抵达大连时，已晚点10个小时。铁路方面竟然没有人出面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2月14日《辽沈晚报》)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等待着那最后孤独——谨以此歌献给对老外挺柔情的铁老大。

■2月14日凌晨，长沙消防开展酒吧消防演习，消防队员在“火场”内救出全部“被困”群众。(2月15日《潇湘晨报》)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行动没有不果断的，演习没有不成功的。

声 明

2月9日本版《知识分子的气节》的作者宋志坚身份应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审、杂文家，特向作者致歉。——编者

户改消耗多少耐心与公平

文\晓宇(长沙)

上海户籍政策松动，这一丝被媒体称为“希望之光”的松动，胜过了人类有史以来近地轨道上首次卫星碰撞。

曾经有人形容中国一次春运就相当于日本举国人口迁徙一次，数字总是真实，比喻总是形象，人们对于户籍改革所付出的等待与辛酸，惟春运可以比拟。

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如何确立的，今天可以不问，但二元户籍制度的松动，却着实值得人们回顾。上海户籍政策此次的松动，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四次户籍松动，松动的口子也仅仅是“人才居住证转户籍”，如果用时间来计算强度，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也不过如此。

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上海在面对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隐患同时，亦面临大规模人才引进的需要。上海户籍政策的松动，当然只是出于发展效率需要的格外垂青，而非人的普遍权利的实现——在中国，“人”与“人才”，有着权利与特权的鸿沟，是不是人，与是不是人才，这有截然区分。正是这一字之别，吸引着人们为自己的特权而奋斗，而不是为平等而奋斗，就如许多国家吸引中国的明星与财富新贵加入其国籍一样。

特权与平权，是背道而驰的两个向度，在享有特权的同时，希望达至平权，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梦想之路。但由特权所开创的户籍渐进式改革，却在无限制地消耗这个社会的耐心与公平。

没有人不明白，人才需要一张薄薄的户籍，上海等大城市也需要配足享有特权的人才。但人们也许不明白的是，此种松动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户籍制度的不平等。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松动，亲历者不难体味出变化的两个维度：一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差别的松动；二是各区域与各城市之间户口迁徙的松动。当经济的发展失去要将农民牵系于土地之上

的需要后，前一种差别的松动是明显的，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后一种差别的松动并不明显，反而显出更深刻的壁垒。在由户籍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方面，看得见的脚向前跨了一大步，看不见的手却更加冰冷地藏到了背后。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残酷的真实，不是吸引人才，而是利益分配。亦因此，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不公平，不仅是户籍成为给予某部分人的特权，更是为城市化作出了相应贡献的人们，被遮蔽于城市化的利益分配之外。“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其回报与贡献还不相称”，这是中国户籍改革必须呈现的良心，必须负担的欠账。中国的农民，曾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作出了艰辛的贡献；中国的农民，正在以最庞大的劳动力候鸟一样的迁徙为城市化作出最原始的贡献。

如果说汗水落地就要生根，对于汗水的补偿远不是少数人得到享有特权的机会，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平权。所以，今日上海户籍改革真正要面对的，不仅是少数人才所持有的上海未来发展的机会，而是4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发展所奉献的辛勤血汗，以及他们因为没有上海户籍，在社会保障、就业、居住、子女就读、计划生育方面所遭到的歧视。中国的其他城市，莫不如此。

当金融危机来袭，第二代农民工徘徊于城市不愿返乡，渐进式户籍改革正在极大地消耗这个社会的耐心与公平。一个“渐”字道尽了改革的千般艰难，却也道尽了对于特权的万般不舍。一切经过个人努力无法达到的权利，我们都不承认。人们不愿意用雪满白头来换取一张户籍的承认，不再愿意在中国迁徙一个户口，要用一生作为代价。

天下思想

闲话新闻之几则屁话

文\正言(海口)

屁臭，屁话亦如此。但臭烘烘的屁话并不见得没人爱听。

明“忠毅”公赵南星就任在其《笑赞》中讲了一则屁事。说一秀才数尽，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献《屁颂》一篇曰“高聳金髻，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方，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十年限满，再见阎王，这秀才志气舒展，望森罗殿摇摆而上，阎王问是何人，小鬼道：“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

当然，这只是则笑话，当不得真。但是从古至今，这做屁文章的秀才却分明不少，就连时下的一些新闻也颇有些讲屁话的功力。

2006年，某省媒体先后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说该省产权交易所如何如何认真履行政策职能，积极推进入场交易……切实防范了国有资产流失，将省内L集团下属的远东大酒店资产处置项目以1150万元底价挂牌转让，最终拍出1420万元，成交价高出挂牌底价270万元，增值率23.5%，成功实现了国有资产较大幅度增值。

但笔者却在这些媒体几年前报道L集团老总S受贿案的新闻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李某想把远东大酒店卖给L集团。为了卖出天价，李某找到S的情妇，许诺事成之后送给S和她200万元。1994年11月，S在无法形成集体决定的情况下拍板，以690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家大酒店，比市场价格高出2000万元。

从L集团买下酒店到这家酒店被卖出，12年间全国房价涨幅不小，即便考虑到折旧，6900万元的国有资产“增值”为1420万元，不能不说是有些屁味的。但偏偏这等屁话不仅有人说，还有人爱听。贴金抹粉、歌功颂德之嘴脸跃然纸上。

与钱有关，难免其臭倒也罢了，但人命关天，居然还有屁话连篇，粉饰太平，就实在令人不能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了！

2004年6月，某省级媒体刊登《宜章实现煤矿安全事故零记录》文章，称“在全省15个国家重点产煤县(市)之一的宜章县，2003年被评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县，今年又创佳绩，头5个月共生产原煤120多万吨，完成煤炭销售收入1.92亿元，实现煤矿安全事故零记录。”

但当年7月，新华社却刊发电稿揭开宜章煤矿安全黑幕：当年1月6日，该县罗卜远煤矿发生矿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与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督查组历时半年经过三次调查取证，证实1月6日发生在罗卜远煤矿的事故中，已核实的死亡人数为10人，重伤1人。调查显示，罗卜远煤矿矿主、宜章县救护队、宜章县梅田镇、宜章县有关部门相互勾结，知情不



漫画《逢迎》 (南方网)

报，以恶劣手段隐瞒真相，阻碍调查。

10名矿工，不仅被煤矿事故夺去了生命，更被多个部门用屁话编织的黑幕抹杀。好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执法部门拨云见日。不过，令笔者遗憾的是，就个别执法部门而言，竟然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整出些屁文文章来。

如某省媒体在2007年就曾集体报道过这样一条消息，称该省监狱系统安全工作2006年再创佳绩，继2003年后又一次实现全年没有跑掉一名罪犯。但2006年该省媒体却白纸黑字地记录着某监狱

罪犯棒杀狱警穿警服越狱，跑出监狱6小时后被铁路公安抓获的消息……

屁话连篇之际，不由得想起著名报人包笑天讲述的一则旧事来。说在旧上海的报馆里，要求版面上必须有短评，因为当时的新闻管制，编辑记者们往往作违心之作，乱捧当局。大家称这种短评为放屁文学，同行间如有人问询：“你放了屁没有？”对方便知道问他：“做了短评没有？”

包笑天讲这个故事的时代已经距今远矣。但“放屁”新闻仍屡见不鲜，这就不由得不让人为之气结了。

当然，如果按照屁话的“国际标准”而言，上面的“资产增值”、“零脱逃”等新闻只能算是谎言，还算不得上屁话。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Harry G.Frankfurt)在其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的《论放屁》(On Bullshit)中，就把屁话和谎言作了区分，称谎言旨在故意避免碰触真理的核心，屁话则是对真理采取漠不关心甚至亵渎的态度。并认为放屁有时比说谎还糟。说谎的人虽然违心地作出虚假的陈述，但他起码还晓得真相是什么。放屁者可就不同了，他根本不关心真假，纯粹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此一来，似是而非的屁话也许更不易被识破——因为说者尽管云里雾里地胡说，却并非明显地撒谎。

这不，中央某媒体的一则报道就称：武汉市日前决定取消沿用已久的交警“处罚任务”每天定量指标制度。此前，武汉的路面值勤交警每人每天要完成不少于15起的违法纠正量……你看看，交警部门违法下达的“沿用已久的‘处罚任务’”就这样被一笔带过，甚至一笔勾销了！缘何没有人去揭开“处罚任务”的黑幕，缘何没有人对“处罚任务”进行问责？

确是到了管管屁话的时候了！

先锋杂文